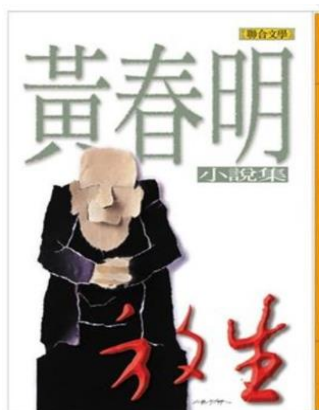


黃春明〈瞎子阿木〉— 一看不見釐不清的愛

彰化高商 陳怡伶老師

一、解碼黃春明

1. 黃春明寫小說的源起為何？他如何汲取靈感？為何有源源不絕的創作動力？又曾面臨哪些起伏與轉折？請閱讀下文，並回答問題：



在正常的情況下，初學的人想寫小說的話，一定是寫他自己，或是他最熟習的人物和環境。在這個起步上，我是正常的。開始時我寫了不少關於自己的東西，其中最典型的一篇，即是我拿來在集子前做序，嘲笑它是蒼白的〈男人與小刀〉。過後就寫熟悉的身邊人物，他們要不是鄰居，就是羅東的同鄉。像〈鑼〉裡面的憨欽仔，就真的有這麼一個人。我寫自己和寫他們都是很自然的事，恰好他們是小人物，對他們和我的家鄉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，在這兩造之下，寫出小說來時，便形成擁抱小人物的熱烈場面。如果我不在那裡長大，而是在台北，那麼我想，初期我的小說就不是這樣的面目了。

其實我一開始寫小說，是以玩票性質涉入，可是玩得很入迷。在求學時期功課給當了。到了社會，特別是結婚移居台北謀生時，有幾次為了趕小說丟工作、換工作、使小小三口的家庭陷入困境。有幾次因為不能按時付一個月六百元的房租，為了避開二房東，大清早五點就出門在台北市到處亂逛，逛到九點進公司上班。當時常遇到不如意的糟糕事。好在寫小說入迷的人，有一種不可救藥的，幸災樂禍的態度面對自己，安慰自己說：只要不死，體驗很寶貴。我是在這種不是很順利的日子裡，在自己身上認識了那個頂頂有名的阿Q；至於認識魯迅先生的阿Q，則是以後很以後的事了。在我寫所謂的鄉土小說的那個年代，從經濟效益的觀點看的話，寫小說和生活絕對是矛盾。可是說也奇怪，那時代的小說，被視為創作也好，成為完整的作品審讀也罷，小說好像具有什麼不能言狀的魔力，吸引寫小說的人，讀小說的人，很多都為之神魂顛倒。以我來講，我的作品在同仁雜誌《文學季刊》發表是沒稿費的。這不但不能怪，我還和當時的同仁一樣，永遠懷著一份很深的感激《文學季刊》哪。當時《文學季刊》的主編尉天驄教授，不知怎麼鼓動他那三寸不爛的舌頭，去說服他姑媽尉素秋教授的，或是尉姑媽認為年輕人辦雜誌是好事，比去吃喝玩樂好。所以給了一點錢，讓我們大家有個青春期的成長園地。從此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：陳映真、王禎和、七等生、施叔青、劉大任等等，還有指導我們的何欣姚一葦先生，經常不具形式相聚一起、分析大家的作品，鼓勵大家。我真不敢想像，如果沒有《文學季刊》那些前輩和朋友，黃春明現在在做什麼？以我的想像，我一定變成一個令我自己看不起的人吧。在那窮苦的日子寫稿，收到讀者鼓勵的信，和報章雜誌上時常讀到對我作品的評介時，是我最愉快的事。它們常常像及時雨，每當我被生活逼得喘不過氣，怪起小說來的時候，文評和讀者的信就出現。就這樣我和小說一直保持著藕斷絲連的關係到今天。

七0年代台灣面臨了退出聯合國與釣魚台事件等衝擊，國人的民族主義因這些國際事件而高漲，甚至顯得激動，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絕對是對的。所以我寫那樣子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，慷慨激昂並沒有錯，文章裡不是都只有冷冷的描寫，應該什麼都有。當時的知識份子確有那些惡形惡狀，像是崇洋媚外，但我所看到的那些小人物是那麼老實，他們有責任感，而知識份子沒有，只是在飄他自己的身份，展現他們的知識。

在每一個時代，感性太多的時候我們就批判，但現在理性太多了，就需要感性，所以情感在現在的社會非常的重要。感性是普遍的存在，理性要通過訓練，所以到後來變成了一種特權，擁有理性的知識份子，變成在玩理性，當然這也可以玩得很美很冷。感性是普遍的存在，就如同人皆有惻隱之心一樣，容易動容、感動。我認為寫作，冷冷的寫或熱熱的寫都可以，但都不要講明。

(文章改寫黃春明《放生·自序》)

(1) 由文中可知，黃春明創作小說的「內在驅力」(創作動力)有：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寫下關於自己的故事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為了謀生餬口賺取稿費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對家鄉與小人物的情感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展現知識份子的身份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對作者強烈的吸引力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前輩及同好的指導鼓勵 |
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文評和讀者的回饋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對臺灣的國際處境的抒發 |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對當時社會現狀的關注 |

(2) 在創作的過程中，作者又曾遇到過哪些「外在的阻力」(現實困境)呢？

答：

(3) 承上題，作者以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挫折？

答：

2. 老人的問題有其時代背景及社會結構等諸多因素，作家如何在小說中赤裸寫實呈現老人的處境，並寄託他的社會關懷？請閱讀下文，並回答問題：

我的小說喜歡處理時代轉變的過程，關懷人與環境在這個過程中，所面臨的問題。尤其是新的文化淡入與舊的文化淡出中間的交疊處，更是我關注的焦點。這就好像台灣的海域，有暖流和寒流，暖流有暖流的魚類、寒流有寒流的魚類，在暖流和寒流交匯時，北方的寒帶魚類和南方的熱帶魚類相會，在這個時候，不但魚的種類最多，而且兩種魚類交配，更產生了許多這兩類以外的混血兒(即小魚類)，在這個地方魚類是最豐富的。這些產生的新品種就如同社會變遷下的人們，他們所面對的是個多面的社會，不管是阿盛伯也好，老人們也罷，都是在這樣的思維下被刻意描寫的。

我現在的寫作較具中心，比較有社會意識，以前雖然也有，但較不清楚，多屬於個人的感動。近幾年的創作的一系列關於老人的作品，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產生的。台灣社會變遷很快，與我父執輩同一代的老者，往往被留在台灣某一處的山區或鄉村，終於期盼子女能抽空回來探望，無奈晚輩們總有千萬個無法返家的理由。於是有的老死無人知，直至屍體發臭；甚而有的屍首還被狗給吃了……。想想，這些老者，當他們年輕時，上有高堂，不必去學校接受知識的洗禮，就自然知道對父母行孝；下有子女，再貧困的年代，也咬緊牙關把子女養大。這種現象當然有部分歸咎於個人忘恩負義的不孝行為，但整體觀察起來，這和現在社會結構的轉變有很大的關聯，這就如日本《楢山節考》影片中，唯有把老人送往山上去自生自滅，才能減少消耗，維持村中的平衡及生計，當然其中也有人不忍這種作為，但卻也莫可奈何，因儼然已成了一種文化。如此看來，我們何嘗不也是《楢山節考》，我們雖然非把老人遺棄山中，卻是直接留在家鄉，改由年輕人出走，老人一樣自生自滅，成了被犧牲的一代。因此在面臨了這樣的遭遇，老人自己就要有生涯規劃，社會國家更應有完善的老人福利政策。

(文章節選自黃春明《放生·自序》)

(1) 根據作者所觀察到的偏鄉老人問題與日本《楢山節考》影片所呈現的有何異同？請完成下列表格。

	處理老人問題的方式	原因
日本《楢山節考》情節	把老人送往山上去自生自滅	()
臺灣山區或鄉村	把老人()	()

(2) 根據以上所述，作者認為「老人」這個族群有著怎樣的經歷與困境：

- 受過高等教育，外出打拼 曾對父母盡孝 生活困窮，難以扶養子女
孩子陪伴左右，承歡膝下 竭力撫養孩子 孤獨終老，成為被犧牲的一代

二、小說分析

1. 小說視角與敘事觀點：小說創作前，必須先設定由誰的眼睛來看故事與說故事。請依下表的說明，判斷小說〈瞎子阿木〉的人稱與敘事觀點。

人稱	第一人稱	敘事者採取第一人稱「我」的自敘方式，「我」可以是小說中的主角或配角。
	第二人稱	把讀者稱為「你」，或者敘述者在作品內容中通過某一特定人物「你」的間接視點表現。
	第三人稱	敘事者是一個獨立於故事外的敘事者，聚焦於小說中的一個人物。
敘事觀點	限制觀點	又名客觀觀點或戲劇觀點，可以看見人物的言語行為，但讀不到內心。
	全知觀點	敘事者可以自由進入角色的意識中，描寫其想法與情感。

※我認為〈瞎子阿木〉是用第(一 / 二 / 三)人稱書寫的(限制 / 全知)觀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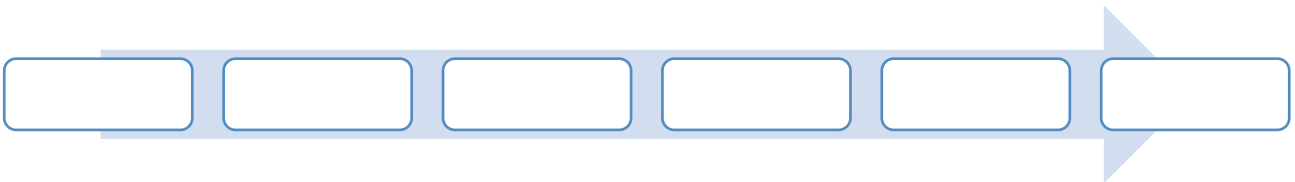
推論的理由是：

2. 小說的線性結構，是從主角瞎子阿木清晨出發到回家的過程，並以輻射狀結構串起他所遇到的人，觸發與女兒秀英的點滴回憶，及心情的起伏變化。試完成下列表格。

遇到的人	瞎子阿木與人的互動	對方的應對	阿木的心情
()	辨識出四、五十尺外的人，預料其騎車要上鴨寮賭四色牌	佩服阿木，以臭罵替代讚嘆	笑了 愉快
()	透過來者的()聲和車鍊的滑齒，辨識出對方也將到鴨寮賭博	惱羞成怒後，反以「找秀英」刺激阿木，阿木陷入回憶	發呆

()	發呆，因對方叫他才回神，自嘲多穿幾件夏天衣服就是冬衣了	勸阿木多穿一件冬天的外衣	好不快樂 ()
()	詢問對方賣的菜及價錢好壞，稱讚對方兩個乖孫	要阿木需要菜到家裡取	關心寒暄
()	與對方寒暄對答，不自覺又想起秀英	自我介紹，關心阿木，邀請他有空到家裡坐	得意、興奮、愉快、自責、悲不起來、莫可奈何
目的地： () 家	了解喚回女兒的法術	要孫子阿全提籃送阿木回家	疑惑 孤注一擲
() 陪阿木返家	問起()的背景，主動說出秀英的事。自嘲把墨水當香水，拿餵豬的事自我消遣	對木仔伯眼瞎卻能擦火柴點菸感到佩服，樂於與長輩聊天	笑得很開心 覺得自己可憐 又可笑

3. 透過阿木與村民的寒暄互動，以及回憶的穿插，讀者得以慢慢拼貼出阿木與女兒秀英的關係，並逐漸了解小說中最重要的導火線——「秀英為何要離家出走？」下列事件代碼(1-6)，請以「時間」順序，依序排列發展過程。



代碼	事件
1	阿木問村長有沒有見到女兒秀英，村長爸爸榮坤反過頭來指責阿木那幾天對秀英的打罵，直指秀英早已過適婚年齡，批評阿木未曾好好為秀英設想。
2	今年夏天，房子燒光，東西都沒了，幸賴秀英找人重搭房子，讓生活沒有太久不便。
3	阿木跟秀英聊起別人說她美，遺憾自己未能親眼看到秀英的容貌。
4	秀英跟測量隊走了。
5	阿木抱著秀英的梳子，用大聲喚著「秀英回來」。
6	秀英突然出走，瞎子阿木餵豬，弄翻了飼料，滑了一跤，跌了個四腳朝天，坐在豬圈裡哭了起來。


4. 承上，請以 80-100 字短文概述這一對父女平常的相處，事件的背景與發展經過。

三、人物形象

1. 黃春明的小說往往取材自平凡而邊緣的小人物，並透過言語行為來呈現該人物的形貌及內在，試整理下列小說的線索，寫下或勾選出小說人物——「瞎子阿木」的人物形象。

小說線索	阿木的形象(多選)
(1)「你娘的！說你是瞎子，鬼才相信！」猴養心裡有幾分不快。他心裡想：媽媽的，我都還沒有看清楚他，他卻先知道我是誰，還知道我騎車子要上鴨寮賭四色牌。猴養心裡實在是服了他，但等到車子一騎近，禁不住為一個瞎子的靈精，改口以臭罵替代了讚嘆。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敏銳的覺察力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粗俗的表達法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經常不受尊重
(2)對於猴養之所以如此冒失，他似乎都可以諒解。他把對方的罵話翻過來，取了人家藏在心底裡對他原有的讚美。所以瞎子阿木笑了。	()
(3)「你們這些有眼睛的人都沒見到我家的秀英？」阿木最後抑制塞喉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問村長。……瞎子阿木朝著電燈翻了翻那一雙又大又突出的白眼，翻來翻去還是白眼睛。事情雖然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，想起來，裡面的淚水還是那麼有力的，把白眼球推了幾下，接著就一骨碌就滑到嘴角。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尋找的心切焦急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壓抑悲傷的情感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悲觀且多愁善感
(4)他極力地懇求著說：「村長，你們碰到秀英儘管告訴她，說我希望她回來，我讓她打回去。真的，我是說真的。我這話是對大家說的，我，我要讓她好好打回去。只要她能回來……」	()
(5)村長拿出香菸碰他的手，他把香菸接過去。村子裡的人都知道阿木是不讓人點菸的；早前被人惡作劇，用爆竹嚇了他之後，一直就堅持自己來。他掏出火柴，用拇指和食指拿著火柴棒劃火。火著了，他伸出同一隻手的中指，去探火焰的位置，然後才把拿在左手的菸湊到嘴唇，同時把火移近。那根探火的中指，指頭端的內側，早就燒焦成一個繭。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努力嘗試自立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設法解決問題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對事自怨自艾
(6)瞎子阿木沿途都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也忙著回人家的話；年紀稍大，或是跟他同輩上下的人，他毫不猶豫地即可直呼對方的名字。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與人相處和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事事小心謹慎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樂於與人往來
(7)愛看熱鬧的人，不希望阿木馬上知道。但是阿木腦筋一轉：「演戲？」心裡暗暗地叫了一聲，「啊！花臉？敢是我打翻的是鋼筆墨水？對！就是鋼筆墨水的味道。」阿木不吭聲，乾脆就站著讓大家樂個痛快。然後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我不笑你們，你們還笑我。我眼睛又看不見，你們說是墨水，我說是香水啦！怎麼樣！」當時他沒被人難倒。要不是想像自己的花臉，反而有幾分得意，大家笑，他也跟著人從容地笑。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幽默的性格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機智的反應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大而化之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惱羞成怒
(8)前些天的辛酸，重新複習起來，事情都已經發酵，而散發出醉人香味，聽到阿全聽得那麼快樂地笑個不停，他也快樂起來了。瞎子阿木他也跟阿全一樣，覺得餵豬的阿木又可憐又可笑。	()

2. 試從「秀英」的角度來看，她雖未出場，但從瞎子阿木的回憶與旁人對她的評論，亦可了解其形象與困境。試從小說線索與秀英的形象試作連結：

小說線索	連連看	秀英的形象
村長的老爸爸插嘴說：「我沒長你歲，也大你輩，所以我才敢講你。我們庄子裡哪裡還可以找到像秀英這麼認分的查某困子？是你不知命好。有什麼天大地大的事，那幾個晚上晚回來，你就用拐杖頭把她打成那個樣子。你是不是忘了秀英幾歲了？你不知道，我告訴你好了。三十多了。早就該讓她嫁，不然就給她招個女婿。你曾替她打算過嗎？」		行事強悍果決
		體貼照顧父親
已過適婚年齡		
善於與人往來		
今年夏天，房子燒光，東西也都沒了。秀英先發落人把房子搭起來，其他東西慢慢補充，生活上也已經感到沒什麼不便。哪知道，冬天才到，秀英就跟人跑了。那幾天她還說要帶他到城裡買幾件衣服哪。		工作勤奮努力
		遇到心儀對象

3. 在小說情節中，衝突是重要的安排，因為「**衝突 = 動力（目標）+ 阻礙**」。秀英與父親的衝突為何？她內在採取行動的動力是什麼？內心有哪些拉扯的力量？試回答下列問題：

(1) 兩人的衝突來自於：

答：

(2) 秀英的內在動力（目標）為：

答：

(3) 秀英在現實生活與內心拉扯的力量是：

答：

(4) 衝突後的結果（行動）是：

答：

四、主題思想

1. 人總會面對失去、悲傷，不可能一帆風順地過一生，要怎麼堅強地活著，就要看自己累積多少因應的技巧，遇到怎樣的問題怎樣去解決。而美國精神病學家庫伯樂·羅斯 Kubler-Ross 提出「悲傷的五個階段」(The Five Stages of Grief)，讓我們了解人們面對悲傷、災難性事件過程中的階段情緒。

「悲傷的五個階段」分別是：否認/隔離、憤怒、討價還價、沮喪、接受。

悲傷五階段	定義	舉例
1 否認/隔離	先否認事情的發生，或者選擇性地把這些事實藏起來，不願面對事實的殘酷。	「少開玩笑了，這不是真的」、「這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，一定是搞錯什麼了」
2 憤怒	將內心的挫折投射到他人身上，開始怨天尤人，甚至對自己生氣。	「為什麼發生在我身上啊？老天爺這太不公平了吧？」、「為什麼你不伸手幫助他！！都是你害的」
3 討價還價	努力讓結果不那麼壞，有時也會跟上天祈求，或者希望重新來過，讓結果有所不同。	「如果當初早點就醫我還可以活個幾年啊……」、「只要他能醒來，我什麼都願意做」
4 沮喪	體會到失去的事實，了解掙扎無濟於事，此時變得脆弱、消極	「他真的離我而去了，沒有他我也不想活了……」
5 接受	這個階段的我們變得冷靜、體悟人生無常，不再困在悲傷裡。於是學會放下、祝福、重建生活。	「既然事情都這樣發生了，日子還是得過下去！」、「會沒事的！一切都會過去的」

※瞎子阿木在女兒秀英離開之後，他如何經歷這樣的階段？請根據定義，判讀以下引用的文句，各是屬於「悲傷五階段」的哪個階段呢？請填入代號（1-5）。

悲傷五階段	引用文句
	他極力地懇求著說：「村長，你們碰到秀英儘管告訴她，說我希望她回來，我讓她打回去。真的，我是說真的。我這話是對大家說的，我，我要讓她好好打回去。只要她能回來……」
	整個白石崙的莊頭莊尾的人，儘量在瞎子阿木的面前，不提秀英的事。
	他換一種口吻，給在場的人一種提示，希望事情由別人再來告訴他，或是聽到有旁人替他責備測量隊。
	事情雖然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，想起來，裡面的淚水還是那麼有力的，把白眼球推了幾下，接著就一骨碌就滑到嘴角。
	隨即他馬上聽到有人問他： 「你家秀英哪裡去了？」 「噢！秀英跟測量隊走了。去參加測量隊。」他帶著喜悅微笑著說。

2. 愛是什麼呢？它是一種抽象的情感，讓人感覺溫暖與支持，然而人們卻也常在關係裡期待，因為錯誤表達而遍體鱗傷。愛的學習是一門功課，需要反省，也需要他人提點，然後才能不斷地修正。在〈瞎子阿木〉中亦然，試回答下列問題：

(1) 下列選項可以看出阿木關愛著女兒秀英的有：(多選)

- 秀英離開後，四處打聽她的消息 跟村民的互動對答，不自覺想起自己的女兒
 秀英晚歸，使用柺杖頭打秀英 在豬圈裡滑跤，坐著哭了起來
 用動聽的聲音叫著女兒「秀英回來」

(2) 秀英對父親的愛，從哪些行為表現出來？

答：

(3) 他們是如何失去彼此的愛？

答：

(4) 在小說中，秀英走了，瞎子阿木在村長那：「他換一種口氣，給在場的人一種提示，希望事情由別人再來告訴他，或是聽到有旁人替他責備測量隊。……『事情就是那麼湊巧，那麼奇怪！他們走了，我的乖女兒也丟了。』」然而在小說的最後，「瞎子阿木突然對測量隊有了好感。隨即他馬上聽到有人問他：『你家秀英哪裡去了？』『噢！秀英跟測量隊走了。去參加測量隊。』他帶著喜悅微笑著說。」瞎子阿木為何前後有不同的反應？

答：

(5) 小說最後留下一個開放式的想像，你希望小說迎來怎樣的結局呢？為什麼？

結局	
理由	

3. 黃春明說：「我的小說喜歡處理時代轉變的過程，關懷人與環境在這個過程中，所面臨的問題。尤其是新的文化淡入與舊的文化淡出中間的交疊處，更是我關注的焦點。」〈瞎子阿木〉的背景雖然是在農村，但也有著舊與新、傳統與文明、殘舊與現代化的對照。以下〈瞎子阿木〉一文中提到的人物與事件，請分類「舊文化(傳統)」與「新文化(現代)」並將下列代號填入：

- (A) 在鴨寮賭四色牌 (B) 測量隊 (C) 牽牛的老者 (D) 七層壽衣
(E) 敗價的農作物 (F) 神祕的招喚儀式 (G) 土地重劃

舊文化(傳統)	新文化(現代)

五、延伸閱讀

(一)、閱讀以下文本，回答問題。

〈如何與父母建立良好關係〉

奧地利散文家曾說：「所謂成熟，就是分離得更清晰，但聯結得更緊密。」每一對成熟的親子關係，就是彼此都更為獨立，但更為親密。

子女成年其實是發展出分立的自我 (divided self) 的過程。他們會形成自己的認知標準，不再一味遵從父母；他們會嘗試自主做出人生選擇，拒絕被父母干涉……。雖然父母會因此感到孩子在遠離自己，但只有允許遠離的發生，才遵循了孩子成長的規律。

也因此，有學者指出，一段完整的親子關係必須包含子女成年後的分離階段。不願意和孩子分離，不僅會阻礙孩子的成長，也會讓親子關係停滯不前，在未來影響關係質量。

更重要的是，分離會讓雙方放下對對方的默認視角，建立成年人之間的關係。因為最初以父母或子女的身份認識對方，人們往往會在後續的相處中將對方等同於這個身份。而當經歷分離，親子關係出現「斷裂」時，才會意識到：他不僅是你的父母或孩子，更是具有自己的喜好、想法的完整的人。這種對關係的重新認定，會促進關係的昇華，開始將對方當成獨立的個體，尊重對方的想法和感受（哪怕是你不喜歡的部分），支持 (supporting)、接納 (accepting) 對方。

這種尊重、支持和接納的氛圍，恰恰是你們建立深層次聯結的必要條件。當你們不再因為「親子關係」的框架，而是基於對彼此的尊重、關心，磨合出新的關係時，你們才會擁有比過往更踏實、穩固的親密感。

那麼，該怎麼做才能好好分離呢？對孩子來說，最主要的是情緒的分離和自我認同的分離。情緒分離意味著你能夠獨立思考，不輕易被父母的情緒影響自己的理智。比如，當父母質疑你的事業規劃，情緒分離的人能意識到這只是父母在表達他們的情緒，和自己怎麼選擇沒有關係。至於自我認同的分離，除了父母親的認可以外，你也需要進入不同的社會角色，通過更多人的反饋定位真實的自己。

對於父母來說，完成分離要從三個方面進行：首先，是當孩子開始叛逆，這是一個調整自己改變管教方式的信號，嘗試理解子女的想法；其次，認知到子女和父母本來就是不同的，不一致才是常態，父母需要做的不是要求子女和自己一致，而是考慮處理不一致的規則；最後，建立自己的社會關係，保持社會參與，父母需要認識到自己不需要追趕子女的步伐，而應該過自己本有的生活，亦即，在別的社會角色中豐富多采，並擁有成就感。

真正緊密的聯繫，不應以犧牲任何一方的追求和渴望為代價，我也希望每一對親子，都能在分離和聯結的調整中，讓關係從柳暗走向花明。

(文章改寫自 KnowYourself 主創們〈如何與父母建立良好關係〉)

1. 根據文本，提到關於子女成年過程中會產生的變化有：(多選)

- 發展出分立的自我，不再依附父母
- 培養思考，能聽從父母給予的建議
- 社會化並有自己的認知標準與想法
- 具多重角色，嘗試為自己作出決定
- 在框架中更加確定身為子女的身份

2. 為什麼作者認為「分離」才能讓親子關係有更緊密的聯結呢？

答：

3. 讀完文章後，你認為「瞎子阿木」可以如何調整自己並修復與女兒秀英之間的關係呢？你會怎麼建議他？請寫出三個建議方向。

答：

4. 你是否也開始發展出成年的獨立自我？與父母親之間有哪些磨合並產生新的相處模式？（請舉一例說明，回答字數 100 字以內）

答：

(二)、聆聽與閱讀以下歌詞，回答問題。



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
寧靜平原



〈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〉詞曲：楊肅浩

幾代人 守佇無聲的平原 行過九彎十八拐 慧慧仔轉趁 稻草人 你抑閣佇遮等 人講
都市好賺食 阮欲離開遮 當時翅仔葉嘛會飄落山 落佇當欲離港的船隻 嘛知影 阿嬤
的白頭髮猶佇遐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少年的夢 抑閣賭幾項 彼年佇田岸的囡仔伴
有幾個猶佇遐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遮的查某囡仔嘛真嬌款 東北風吹著退色門板 伊
佇望啊望 都市人 厝起佇故鄉的平原 行過冬山河的岸 講後花園佇遮 路那行 人愈
濟就愈驚惶 雨水一暝落袂煞 思念吹袂焦 毋管逐年的風颱做佻大 龜山的烏雲到尾總
會散 起落的海湧矣 你教阮就愛擔輸贏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一條溪水 藏著佻濟夢
流啊流過青春的小巷 情歌唱袂完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飛入夢中 走揣流浪的人 船
離港嘛已經幾落冬 阮閣望啊望 望啊望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一條溪水 藏著佻濟夢
流啊流過青春的小巷 情歌唱袂完 噶瑪蘭的風吹飛懸懸 飛入夢中 走揣流浪的人 船
離港嘛已經幾落冬 阮閣望啊望

1. 歌詞中提到了宜蘭的地景有：

蘭陽平原 北宜公路 九降風 冬山河 蘭陽博物館 龜山島 雪山隧道

2. 作家總是在作品中寄託著自己的人文關懷。黃春明在《放生》小說集中表達了他對社會結構劇變及老人處境的憂心，詞曲創作家楊肅浩為宜蘭人，你覺得這首歌表達出了什麼主題與情感？

答：

附件：黃春明〈瞎子阿木〉原文

沒有風，空氣凍得令人覺得易碎。

「唷！猴養，這麼冷還騎車子上鴨寮啊。」

遠處的一聲咳嗽，教瞎子阿木的招呼聲，帶有一點高亢。他除了要讓四、五十尺外的猴養聽見之外，同時，更因為對方是他一大早所遇到的頭一個人，自然就感到莫名的愉快起來。他掖起雨傘骨的拐杖，抬起臉龐站在路旁，露出笑容等猴養經過身邊。

「你娘的！說你是瞎子，鬼才相信！」猴養心裡有幾分不快。他心裡想：媽媽的，我都還沒有看清楚他，他卻先知道我是誰，還知道我騎車子要上鴨寮賭四色牌。猴養心裡實在是服了他，但等到車子一騎近，禁不住為一個瞎子的靈精，改口以臭罵替代了讚嘆。

瞎子阿木仰著臉望著猴養，隨他的移動而移動，笑納對方的罵話。那知道，那凝聚注意力支撐開的、又大又突出而翻白黏濕的雙眼，移轉到某一個角度，映著微弱的天光的模樣，竟叫被彼此熟得不能再熟的猴養，不意地給嚇了一跳。這也是猴養不愉快得想再罵他一句的原因。

然而，對於猴養之所以如此冒失，他似乎都可以諒解。他把對方的罵話翻過來，取了人

家藏在心底裡對他原有的讚美。所以瞎子阿木笑了。他站在原來的地方，雖然無法目送，但望著猴養背影的方向，一點也不偏差。他一直等到猴養的車子滑下坡之後，才放下拐杖輕輕地點著路面，向莊尾走去。

才走到剛才猴養咳嗽的地方，另一部腳踏車，向他這一邊騎過來了。他停下來注意動靜。迎面來的車子，騎得很急而吃力，車上的人並沒趕上自己的喘氣聲。瞎子阿木聽來者的幾口喘氣聲和車鍊的滑齒，馬上又由心底裡笑起來了。

「清池仔，猴養才下坡，……」話沒說完就被斬了。

「誰找猴養？我要去找秀英啦！怎樣？」清池很不高興地說。因為去鴨寮賭博的事，總是不希望別人知道的吧。

這一次，阿木不但笑不出來，連剛剛擁有過的愉快，一絲都不見了。他準確地面向著清池的背後，整個人都呆掉了。

一陣暈眩，心底裡浮現急切呼喚秀英的聲音。

「你們這些有眼睛的人都沒見到我家的秀英？」阿木最後抑制塞喉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吐出來問村長。

「木仔伯，我已經叫人去打聽了，……」

「那麼久了，還打聽？」

「秀英又不是小孩，怎麼會丟？」村長的話，是話中有話的。

瞎子阿木朝著電燈翻了翻那一雙又大又突出的白眼，翻來翻去還是白眼睛。事情雖然已經有一個多禮拜了，想起來，裡面的淚水還是那麼有力的，把白眼球推了幾下，接著一骨碌就滑到嘴角。

旁邊的人都沒說話。村長拿出香菸碰他的手，他把香菸接過去。村子裡的人都知道阿木是不讓人點菸的；早前被人惡作劇，用爆竹嚇了他之後，一直就堅持自己來。他掏出火柴，用拇指和食指拿著火柴棒劃火。火著了，他伸出同一隻手的中指，去探火焰的位置，然後才把拿在左手的菸湊到嘴唇，同時把火移近。那根探火的中指，指頭端的內側，早就燒焦成一個繭，村子裡好奇的小孩，時常拿它把玩。

阿木深深的吸了一口菸，長長的吐出一團煙霧。他說：

「要是丟掉了也是命，死掉了也是命，不過、不過，……」只是他對現實的答案，感到心有不甘。不過事到如今，他不能不承認現實，另一方面還想騙自己，以為同樣的問題問多了，可能會出現另一種讓心裡好過一點的答案。他換一種口吻，給在場的人一種提示，希望事情由別人再來告訴他，或是聽到有旁人替他責備測量隊。「測量隊的人統統走了？」

「上禮拜都走了。」村長看看旁邊的人說。

「事情就是那麼湊巧，那麼奇怪！他們走了，我的乖女兒也丟了。」

「晴暝木仔，不是我愛講你。」村長的老爸爸插嘴說：「我沒長你歲，也大你輩，所以我才敢講你。我們莊子裡哪裡還可以找到像秀英這麼認分的查某困子？是你不知命好。有什麼天大地大的事，那幾個晚上晚回來，你就用拐杖頭把她打成那個樣子。你是不是忘了秀英幾歲了？你不知道，我告訴你好了。三十多了。早就該讓她嫁，不然就給她招個女婿。你曾替她打算過嗎？」

「阿爸，好了，不要說了。」村長說。

「對，對，再講，榮坤兄，你再講。」阿木反而沒有先前的激動。他極力地懇求著說：

「村長，你們碰到秀英儘管告訴她，說我希望她回來，我讓她打回去。真的，我是說真的。我這話是對大家說的，我，我要讓她好好打回去。只要她能回來，……」

瞎子阿木仍然面對下坡路的方向，站在那裡發呆。

「睛暝木仔，這麼冷你一個人站在這裡？」

這一次祥雷伯牽牛去到他身邊，他都沒察覺到。祥雷伯叫他，他才驚慌地回答：「啊！是啊。你這麼早。」

「這麼冷，快回去穿一件冬天的外衣吧。」祥雷看阿木外面只罩一件破舊的軍便服，所以才特別強調「冬天的外衣」。

「是啊是啊。」一想到冬天的衣服，就好像人家又提到秀英一樣，心又酸起來。要是秀英在的話，這哪裡是問題。只是今年夏天，房子燒光，東西也都沒了。秀英先發落人把房子搭起來，其他東西慢慢補充，生活上也已經感到沒什麼不便。哪知道，冬天才到，秀英就跟人跑了。那幾天她還說要帶他到城裡買幾件衣服哪。

由別人說冷，同時再想到秀英，這時才感到一股冷勁，從背脊散開。他抖一抖顫，想著自己到底穿了幾件。「一件背心，兩張報紙，兩件九領汗衫，一件襯衫，一件軍便服，哇！七層。不，又不是穿壽衣，七層怎麼可以。報紙算一層，總共六層才對。」他突然又輕鬆起來。回頭仔細一聽，牛的呼氣聲還在不遠的地方。他又高亢地叫起來：

「雷公—夏天的衣服多穿幾件不就是冬天的衣服了。對不對？」停了一下，「雷公—。」

祥雷沒有回答。瞎子阿木自個兒覺得雷公笑了。

瞎子阿木像發現了什麼道理，心裡好不快樂，探路的拐杖，在路面有輕有重地點打出一連串輕鬆的節奏。

當他來到莊尾，太陽還沒露臉，莊稼人都起來了。瞎子阿木沿途都有人跟他打招呼，他也忙著回人家的話；年紀稍大，或是跟他同輩上下的人，他毫不猶豫地即可直呼對方的名字，年輕的因為不是頂莊的人，就比較困難。

「睛暝木仔，你好早啊！」

「是啊，你今天出什麼菜？」阿木問。

「蔥和蒜。要不要帶一把回去？」

「謝謝，我還不回去。怎對樣，價錢好嗎？」

「敗價啊！」進財拖著車，一邊說一邊上坡。「要菜到家裡自己拿吧。」

「有沒有人幫你推？」阿木站在路旁說。

「有啊。」進財低頭拉車說：「今天禮拜天，有兩個小孫子幫忙。」

進財的菜車已在後頭了。阿木還覺得話沒說完。

「你的孫子這麼乖啊！」

兩個在後頭推車的小學生，互相看了看，愉快地笑了笑，然後比剛才更用力地、把爺爺的菜車推上坡。

前面又來了，阿木想起步又停下來。

「木仔伯，去哪裡？」輝雄騎著腳踏車，前後裝載蘿蔔衝上坡來。

「是啊，進財的兩個孫子那麼乖，還會替他阿公推車。」停頓了一下，轉個口氣。

「唷！這一段上坡路陡得很。你，你是？」

「唉！」向阿木打招呼的青年，遠遠地衝上來，到阿木不遠的地方失去衝力時，他趕緊

跳下車，把即將傾倒的車子抓穩了之後說：「得根是我阿公，我是他的厝仔孫輝雄。」

「呵，得根命好啊！厝仔孫有這麼大了。」

「我阿公閑著在家，有空找他坐坐。」

「會的會的。」阿木說：「你載什麼東西，好像很重。要不要我來幫你推？」

「不用不用。」他有點受不起而緊張，一邊用力推車子一邊說：「我要走了。這麼早又這麼冷，你應該多睡一點啊。」

瞎子阿木一聽到對方提到冷字，心裡有一股早了一點的得意升起。他想可以把剛才連雷公也服了他的那一個道理「夏天的衣服多穿幾件不就是冬天的衣服」這句話說出來，突然又覺得似乎有點牛頭對不上馬嘴。他把話吞回去，而那一份得意也消失了。但是，他又覺得話沒完。聽到輝雄還在後頭上坡，心裡更急。經這麼一急，靈感來了。他回頭高亢地叫：

「嗯？」他忘了青年的名字，馬上改口。「得根的孫子。冷？出來走動走動總比穿十件衣服好吧！」

做為互相的對答，這句話的時間，隔得連不上。在輝雄聽來，好像偶然在路上檢到一句類似格言的話。他想停下來弄個清楚，但載重的車上坡時停不得，他只好繼續低著頭，把蘿蔔推上坡了。

整個白石崙的莊頭莊尾的人，儘量在瞎子阿木的面前，不提秀英的事。村子裡這種不約的義理，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的時間裡，很快地讓瞎子阿木開朗了不少。可是，這一天，從剛才清池的忤逆，到現在沿途遇到的，人家勤奮的子女，自然地又想起秀英。

「秀英——你很打拚我知道，人家說你很美，這我就知道了。真的嗎？」

「你管人家黑白講。」

「我想真的吧。不然為什麼好多人會這樣告訴我？」

秀英沒回話。

「我要是能看到你——不知有多好。」

這話講完沒幾天，秀英就沒回來了。

這次想到秀英，竟沒有怨恨，只有深深的惦念。同時，常隨秀英一併來到心頭的那一股悲傷，淡得幾乎不見了。心裡才有這一點發現，一下子又為剛剛回輝雄說：「冷？出來走動走動總比穿十件衣服好吧！」的這一句話興奮起來。

瞎子阿木一邊走，一邊牢牢抓住心裡的那一份愉快，嚴苛自責自己無情。不然為什麼想到秀英，我已經不會像前些日子那樣痛苦？他這麼想著。嘴巴也嘀嘀咕咕地唸給自己聽：

「我為什麼是這款？秀英才跑了，我還樂。我樂什麼呢？」話才說完，心裡還是莫名的樂著，臉上也對這一顆悲不起來的心，而莫可奈何地笑著。

對黑嘴這一隻老狗，瞎子阿木也是牠所熟習的人，平時連陌生人都懶得開口叫幾聲，一見到阿木踏入九如的曬穀場，沒一次不叫。

「黑嘴呀！瞎木仔欠你是嘛。走開！」

「你不要叫牠走開，讓牠過來吃我的拐杖頭看看。」

黑嘴聽久婆的話，只多叫了一聲不像叫的一聲，就原地趴在門檻邊，一整夜。伏在那地面的溫暖，又溫暖了牠的腹部，還有都聚集在那裡的蟲子。

「我才準備叫阿全給你提去咧。」久婆說：「進來吧，外面那麼冷。」

「下次。時候好像不早了。」阿木站在簷外說。

久婆一手提著火籠，一手扶牆，用尖細而開叉的、類似兩張金屬薄片互相干擾的聲音

說：

「對，照秀英的八字，寅時比較好。可惜你沒找到她的衣服，不過梳子也沒關係。等下回到家，你把水碗留在門外，拿著梳子叫三聲『秀英回來』，然後把梳子放到她的床上。三天後就可以拿開。這樣知道？」

「這樣就好了？」

「就是這樣。等一下。」久婆朝屋子裡叫：「阿全，你準備好了沒有？木仔伯在等你啦。」

「這麼早你叫他。我自己拿就行了。」

「他很早就起來看書。沒關係我這個祖母還叫得動他。那水碗沒他拿不方便。」

「走！」阿全勤快地跑出來，把地上用塑膠帶編的菜籃子提起來。那裡面放一碗白飯，上面插一仙紙人，還有兩碗簡單的菜碗，梳子另放一邊。

「你要記得叫她三聲啊！」那金屬片的聲音，從後面趕過他們兩人。出了莊尾、上了落車坡，瞎子阿木一下子覺得額頭像一扇天窗打開了。他馬上直覺到太陽升起。他不慌不忙地停下，把雨傘骨掖在左邊的腋下，朝著才離開地面的旭日，雙手合十默默挺立片刻。

無意回過頭的阿全，看到映著紅光的瞎子阿木，那瞬間所感受到的氣氛，他感動得愣了。要不是等到阿木走到他身邊，恐怕還不知道要走。

「木仔伯。」阿全小聲的問：「有人拜太陽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不過我不是拜日頭，我是拜光——。」他把光字強調了一下。「你知道？我從小就看不見，」本來想說清楚，但一下子又想到別的說：「籃子你提著嗎？」

「在這裡。」阿全對拜光感到好奇，但是並不是為了怕什麼而不敢多問。只是一種莫名而隱約的感動，擺佈了他們：尤其是阿全，他默默地浸沐在這樣的氛圍裡。

「阿全。」他直覺到阿全的異樣。阿全似乎沒聽見。

「阿全！」

「木仔伯，我在旁邊。」

「我知道你在旁邊。我問你。你知道測量的人要不要念很高？」

「要啊！像這次來我們中埔做土地重劃的，有好幾個都是大學畢業再去考的。像戴組長他們都是工程師。其他的人……」

瞎子阿木等不及的又問：

「你現在幾年級？」

「高中三年了。」

「你要不要學測量？」

「我哪有辦法，那是工科，分數要四百分以上才會考上。」

「四百分！？」阿木根本不知四百分在聯考的水平是多高，他聽阿全的口氣，那好像很困難的一個數字，所以他把說出四百分的聲調往上提高是正確的。瞎子阿木突然對測量隊有了好感。隨即他馬上聽到有人問他：

「你家秀英哪裡去了？」

「噢！秀英跟測量隊走了。去參加測量隊。」他帶著喜悅微笑著說。

阿全聽到阿木貿然地說出秀英的事，感到十分驚奇。他再注視瞎子阿木。瞎子阿木的兩隻又大又突出的白眼球，忙著翻來覆去。他想，今天早上所看到的，以後還要告訴班上的女同學。

「木仔伯。我們班上住在街上的同學，說要來看你哪。」阿全興奮地說。

「看我？」阿木說：「我有什麼好看的！」

「他們要來看你點香菸，看你的中指，……」

「你還告訴他們什麼？」

「有，……」

「有沒有說找火柴的事？」

「有！」

一對老少突然都笑得很開心。瞎子阿木笑得連眼油也流出來了。

有一天下午，瞎子阿木在村長家大庭的紅閣桌放香燭的地方找火柴，摸來摸去，把桌上的一瓶什麼打翻了。「這下糟了！」他趕快把小瓶子扶正，手還摸到倒出來的水。他把手拿近鼻子一聞，「哇！香水。這可能是阿琴的。」嘴裡一邊叫可惜，一邊把沾在手上的水往臉上抹，倒在桌上的再用手刮，然後脖子身上都抹。等他一走出外面，引來大大小小的村人，圍著他捧腹大笑。

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阿木向大家說。

「晴暝木仔，廟裡謝平安還沒到，你就準備演戲？」清田帶頭暗示著說。

「清田！你那麼多嘴幹什麼！」

愛看熱鬧的人，不希望阿木馬上知道。但是阿木腦筋一轉：「演戲？」心裡暗暗地叫了一聲，「啊！花臉？敢是我打翻的是鋼筆墨水？對！就是鋼筆墨水的味道。」阿木不吭聲，乾脆就站著讓大家樂個痛快。然後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我不笑你們，你們還笑我。我眼睛又看不見，你們說是墨水，我說是香水啦！怎麼樣！」

當時他沒被人難倒。要不是想像自己的花臉，反而有幾分得意，大家笑，他也跟人從容地笑。

「那時你在場？」阿木問阿全。

「沒有。這件事已經傳好遠了。」

「在同學面前，還給我漏什麼氣？」阿木笑著問：「有沒有說餵豬的事？」

「對了，豬呢？」

「賣了，再不賣我會被搞死。」一提到豬，那兩頭四、五十斤的豬胚，令他想起來就沒那麼好玩了。

秀英突然出走，餵豬的工作也一併落在瞎子阿木的身上。四、五十斤重的豬胚靈活得跟狗一樣，阿木飼料還沒倒進槽裡，牠們就半站起來半空攔截，每次都把豬菜煮餵水的飼料弄翻得滿地。這個經驗，叫瞎子阿木每次餵豬時，右手握棍棒，左手提裝豬菜的桶子。他一邊罵一邊揮動棒子趕豬，同時左手倒豬菜。但是這兩頭豬，兵分兩路，一頭誘棍棒一頭背地打劫，飼料到頭來還是被弄翻滿地。這不打緊，豬還把空桶子頂到圈子裡的內角，逼得阿木不能不進入圈子裡，把桶子找出來。當他爬進豬圈，站在煮爛的豬菜上，兩頭豬胚的亂撞，不一下子就把阿木絆倒了。棍棒一鬆手，也不知扔到哪裡，想站起來，還沒站穩滑了一跤，又是四腳朝天和一聲驚叫，把豬也嚇得亂撞不停。他拿豬簡直就沒有辦法，乾脆坐在豬圈裡面哭起來。

「秀英，你不回來沒關係。我要死的時候，你至少也該在我的身邊。秀英，我現在就快要死了。秀英……」

時值暗分，豬圈裡面更暗。阿木的哭聲驚動鄰居。當他們趕來看時，有人驚叫著說：

「糟了！那一頭是睛暝木仔？」

前些天的辛酸，重新複習起來，事情都已經發酵，而散發出醉人香味，聽到阿全聽得那麼快樂地笑個不停，他也快樂起來了。瞎子阿木他也跟阿全一樣，覺得餵豬的阿木又可憐又可笑。

到了阿木家的苦楝樹，阿全有點捨不得馬上就走的說：

「木仔伯，我把籃子放在這裡，我回去了。」他牽著阿木的左手去碰觸菜籃子。

「好好，就放在這裡。真乖，真多謝。」

阿全走了，瞎子阿木蹲下來，回憶一下久婆的吩咐，他照著兩張薄金屬片發出來的聲音，把白飯紙人和菜碗放在一邊。這時他突然聽到：「你家秀英哪裡去了？」

「阿全，你還沒去？」他嚇了一跳。

但是，沒有人回答。阿全不在，他已開始步下落車坡了。

「阿全！」阿木緊張地又叫了一聲。

「……」

瞎子阿木想起來了，剛才上了落車坡，聽到有人問起秀英哪裡去了的聲音，並不是阿全問的。他想：難怪我告訴他，說秀英跟測量隊去了，去參加測量隊時，他卻講到別的地方去。他蹲在那裡微抬著頭一動也不動，想再聽到那個聲音。儘管他的眼球翻來翻去地集中注意力，但是剛罩上來的幻聽，有如室裡蘭花的香味：有意聞之，無味無素，無意聞問，卻香味撲鼻。

寅時的催促，瞎子阿木不敢再怠慢。他拿起秀英的梳子抱在懷裡，口中喃喃地叫著：

「秀英回來，秀英回來」向來就沒用過這麼動聽的聲音叫過女兒，也向來沒覺得叫女兒的名字會令他這麼疼痛和感動。到了叫第三聲，一股傾滿了感情將大聲呼喚時，另一股斂力鎖住喉頭，而使瞎子阿木最後叫出「秀英—，回—來—」的聲音，在寒冷的空氣中顫然帶著無限的蒼勁。

（原載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七日《聯合報副刊》）